

晨风轻拂南水关街
镇海门城楼沐浴着霞光
一肩布包，一个书箱
离开熟悉而温暖的家
麻石条小路曲曲弯弯
哈叭巷故事已是半世纪前
孝丐和他的慈母风景如昨
忍不住呵，再回首
一遍遍回望家乡的路
埋骨未必桑梓地
那就让灵魂牵引着我
沿着梦中泪水打湿的路径
最后一次告别故园和亲人

晨风轻拂南水关街
镇海门城楼沐浴着霞光
一肩布包，一个书箱
离开熟悉而温暖的家
朝阳染红了宽阔的江面
城墙外招商局码头
起航的汽笛嘹亮悠远
故乡呵，我的城市
我已把你打包在心里
倘若不能再回家，请记住
今后无数个日子
清晨洒遍南水关的万金光
必定有我们挚爱的永辉



从南水关出发

本期撰稿 汪军

南宋安庆建城之前，宜城渡鱼市已存在千余年，最早的土著都是熟稔江水习性的船夫和渔民，“视长江若带水”“狂飙怒浪中轻舸稳棹，若不为天堑所隔，亦南人习水之一证。”（康熙《怀宁县志》）光绪末年，高语罕从南京坐船第一次到安庆，就被“宜人”在江上如履平地所震撼，“这些接江的真是神通广大，他们上下轮船，简直猴子似地，忽上忽下……但是他们这种本领并



安庆城南镇海门，面临大江，原名盛唐门，俗称大南门。从镇海门进城，拾阶而上，到登云坡。南水关在镇海门内西侧，背靠任家坡、宣家坡，人烟稠密，市井繁荣。

不是天生的，而是生活与环境把他们训练成这样的身手，也可以生产方式或经济生活形式形成他们这种冒险的胆力与技能。”（高语罕《百花亭畔》）

清末民国时期，安庆对外主要通道是长江航运，经营长江客运的招商局、三北，在码头设有趸船上下客。未设趸船的太古、怡和、日清等公司，轮船靠岸后停在江中心，从码头驶来大划子接客，谓之“接江”。“接江”的都是从小生活在江边，水性好，受雇城中各大客栈，收取佣金。上船后吆喝递红帖子，旅客接帖子后，便帮助搬运行李，驶回码头。高语罕《百花亭畔》精彩描绘了“接江”码头文化，两个大划子靠近客轮，接江的吆喝声一片，大房棧、福来棧、新大房、长安棧，红帖子四处兜送。接到的兴高采烈，没接到的骂娘，直到登岸进城耳根才清静。从镇海门（大南门）进城后，是一幅浓郁的市井生活画卷。南水关是回民聚集区，多牛肉馆子，当年在城北菱湖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的郁达夫、易君左都是这里的常客。易君左小说《塔影》后半部分，法专来了一个新教员龙忍庵，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，与汤艺夫年龄相仿，常光顾大南门牛肉馆子，两人曾一口气点了清炖牛肉、红烧牛筋、牛脑髓汤、炒牛肉丝、五香干牛肉、牛肝、牛肺、牛心，可谓食欲大开。直到今天，大南门街牛肉包子店、任

南水关的光影

家坡早市、水师营鱼市、进士第花市人流熙攘，仍然保持着郁达夫、易君左笔下的市井生活痕迹。

招商局客运码头在大南门西端，柴家巷至南水关，也有货运码头，这一带属省会公安局第二分局管辖，设有南水巡派出所，管理水上安全。安庆码头依靠“接江”生活的有一个庞大群体，招商局趸船，轮船停靠未稳，“一般茶房搬夫，相率攀援跳越，争先恐后，兜揽生意，稍一疏忽，即被挤撞入水，生命危险”，省会公安局派员与招商局接洽，在趸船临江门窗等处安装铁丝网，禁止人员跳越，并在招商局码头新建了旅客憩息处。

进入镇海门后，拾阶而上，东侧有清真寺、探花第、小蓬莱酒楼、财神庙，坡上还有府城隍庙、圣救主座堂、药王庙，多公共建筑。西侧南水关到坡上一带，小巷密布，居住着以长江为生的食客阶层。进城后向西主要有两条巷道，南水关街和哈叭巷，相互连接后形成一个椭圆形，然后通向五塔坡、正观门。陈家大宅院就在这个椭圆的西部，大门对南水关街，后院对哈叭巷，陈延年、陈乔年兄弟就生长在这里，“接江”客、码头工人，是他们熟悉的群体，《觉醒年代》有兄弟俩在上海码头勤工俭学扛麻袋的镜头，也是对故乡的记忆。在南水关，精悍、喧嚣、热气腾腾的码头文化，深深影响着陈延年、陈乔年兄弟。

高语罕来省城，投考的是当时思想界明星严复任监督的安徽高等学堂，地址在梓潼阁。当他进城后，“城是在山坡上，从城门到大街，前后要登数十台阶”。那时在他眼中，安庆只有两条大街，从倒扒狮到梓潼阁，便可以通往他的偶像严复先生任监督的安徽高等学堂。当高语罕进入镇海门上台阶时，他并不知道，向西拐入小巷，在市井气息浓郁的南水关，也居住着一位未来将名闻遐迩的思想界明星，他一生追随的独秀先生。